

識餘

志爲史之支流而叢談雜載又爲志之支流蓋不列大綱無以述志之要不分細目無以盡志之詳不采雜載叢談則又無以兼綜並包而使志事一無所漏也舊志有備遺一卷多有應入正文而未及采者緣其成書將竣不復重編今以其巨者改歸志中其有新加辨證及畸零紀錄無可歸類者則置入於此以方志非國史簡嚴之比故不得不寬爲收存然於怪妄猥褻無關體要之說則亦不敢及焉述識餘

舊志星野考云晉天文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於辰

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
宋之分野屬豫州帝王世紀亦云自軫至氏屬韓自處至尾屬
宋淮南子星部地名並與上同摺三說則壽星專屬兗大火專
屬豫截不相紊而史記天官書謂宋鄭之墟候在歲星占於房
心是又鄭宋同候同占矣前漢地理志韓地角亢璣之分野後

又云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舊志失引唐天文志洛邑衆山之東潁

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爲亢分則禹屬亢有明清類天文謂鈞及
新鄭之西偏皆周分也自柳圍度至張十五度屬周漢天文志
則云柳星張周之分野今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緱氏而不

及陽翟密縣志韓北衛南柳東室西爲密密西東南屬柳七度

東西隅入室七度禹州居密南於度又似及柳夫星經成于周
末周與王畿千里其衰僅得河南七縣星經所云固自其時言
之然去禹之九州遠矣韓滅鄭漢地理志以韓爲兗舉韓有者
悉用屬之而周封益削漢人去古尙邇所次國邑未應大謬然
去禹之九州抑又遠矣今執山川以考州邑執州邑以合象緯
豈惟史漢有失卽星經亦未全得顧古人立說必非無據豈一
州彈丸地爲鄭韓爲潁川疆域靡定言者各舉一隅耶然折衷
羣說則唐天文志載洛邑衆山之東潁水之間曰太昊之墟屬
亢此說尤長亢有四星去極八十一度在辰鄭之分五月昏中
十二月旦中九月旦在卯二月昏在卯四星凡九度乃日月之

中道其屬星有六曰大角曰折威曰左攝提曰右攝提曰陽門
曰頡頏云 按舊志之言如此蓋亦未有必然之論考周禮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國朝陸清獻公隴其志靈壽云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
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
相應論者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爲二說一也公彥言其流一行
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歲星在其地則
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其言當矣近人咸寧縣志條例

引橋三石耀州志稱星野爲秦蜀所共一州三縣少不書其論

甚允一州二縣尙不書况一縣乎惟地平經緯恒以二百里差

一度咸寧縣之錯入他縣中者至三百餘里之遠晨昏晝夜皆有積差謹遵

欽定西域圖志載晷度例作縣境經緯圖而星野則從刪云禹志所載星野頗詳州人王聿修孫九同又皆有所增附今既未暇詳考晷度特錄原文并采二志之論以待訂定其說者焉

唐李泌因肅宗殺建寧復疑太子述章懷作黃臺瓜事其所言黃臺不知何指至禹州黃臺鎮乃是因黃霸鳳皇事東魏時分置黃臺縣因其名而後人禰附會章懷按新唐書本傳賢廢爲庶人後又徙巴州迫令自殺絕不及陽翟一語舊志以黃臺二字牽涉及之未免失考

河南通志凡例云古蹟務期典實可據如禹州新鄭縣有交印臺志云鄭武公爲卿士有功錫之卽綬築臺受之語甚俚卽卽綬至秦時始有金印紫綬載在漢書百官表可考周代止用圭節何緣有交印之名乎按此條當見新鄭志以其時新鄭屬禹州故附載焉

舊志列八景城東曰東里春遊東北曰黃臺漫流南曰三峯曉青西南曰九山暮靄西曰箕山落日西北曰潁水三翻北曰大魏層巒西郭外曰禁溝夜泉按八景之名最爲不典蓋始見於宋人圖畫之瀟湘八景而元明閒猥濫志乘皆因之無論其

邑有無必欲取盈其數甚且衍而爲十爲十二甚無謂也是以

通人多斥其說或畧而不載今姑錄舊名而并著其論於此
舊志載荀悅於文苑載褚澄於方伎按悅爲潁川潁陰人東漢
時潁陰爲今許州西南地當時實不隸陽翟且旣已載悅則自
荀淑以下至於兩晉諸人皆應收入其於載筆不亦繁乎至褚
氏之居陽翟考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漢元成閒有褚先生
名少孫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招孫碧始徙丹陽碧
生洽洽生哀二子歆熙歆生爽爽生傳之傳之生淵澄據是則
褚氏居丹陽者已六七世於陽翟渺不相干而相沿猶推其祖
籍蓋不考證之誤今於文苑進褚亮爾退荀悅於方伎登褚該
而去褚澄意各有所取耳

舊志載孫學正用正八事考云舊有石坊後經改用卽今文廟

西道冠古今是也適坊折孫真門人請視八士坊三字隱隱猶

存其八士姓名雖剝削尙可辨首書嘉靖壬辰冬邳方御史葉

爲某科某人立

應

職

今

無

徵

查

補

神

後

刻

三

科

中

式

八

人

前

科

上止存一科字次科一名下止存一書字考鄉科以書名者止

戊子郭學書再次則辛卯下列五人魏尙綸王用賢李乘雲用

賢下存一純字尙綸弟尙純同榜中式是其人矣後一人止存

辰字下半體當爲彭震餘二人未能定也邵志謂其一爲史策

至丁酉科始中式今邳人韓世彥云水碓河南一里許明嘉靖

丁酉進士趙佩墓其碑有八士之稱當卽其人

在

邳

縣

碑

下

按

元

愷始於陶唐俊及興於炎漢士林嘉譽繫古有之然以世佻科第之榮而襲古人賢才之目此則有明以來陋習實不足以增重卿邦其亦存而不論可矣

杜少陵集有遠懷舍弟穎觀等詩云陽翟空知處荆南近得書云云蓋因其弟輩客荆豫而作但志乘之紀流寓必須實係名流方能附載若使少陵卜宅於此自當秉筆及之否則悠悠者流安足污簡牘乎此舊志不諳體例之故李仲甫穎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一筆五錢如無錢亦與筆此條舊志列柏釋按其所載於二氏皆無所與今故附之於此

宋嘉泰元年有張彥者四川麻竹縣人設干道會于州之萬壽

宮偶一貧婦蔽衣推一小兒携者權至會所手出二指乞曰可憐俺兩口兒彥曰三日兒待何如婦曰三口却是品字出門將確擲碎飛出一帖翰墨解明其詩曰鎔中養就藥通神汞裏丹砂不記春兩口分明重說破猶然不悟洞中寶迨之不見彥乃悟爲呂仙也按此事本不足存洞賓既非州人而舊志載之仙釋殊爲無謂又不言所出何書今姑存於卷末而辨之如此

建和中詔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八五千萬

後漢書
梁冀傳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頭乳

媪以爲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歧而出明年正月西行諸軍有

三峯之敗

尤好開讀
夷堅志

呂居仁師友雜志記陽翟辛某前輩賢者蘇子容妻弟而失其名與字後見蘇魏公集有朝請郎辛君墓誌始知其名雍字化光有文執節行

以下闕陸友
碑北雜志

趙淑人梅竹道人詩集後附聯對云日月明生一脈陽和大地廣子女好合千年陰騭子孫多上句固爲巧合而下句所見尤大得之婦人誠不易已

本集

廣成子軒轅時人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之要答曰至道之要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俾爾思慮

營營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智多敗我處其一而處其和
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 莊子

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騷
乘張若譖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
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朱得之通義以爲寓言按水經注黃帝登
具茨山升於洪隄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今其山在禹州北四
十里其下有軒轅洞大隗鎮在其北襄城在其南則莊子此言
亦不爲無據舊志之言如此按莊子固係寓言古蹟不妨存錄
至水經本出莊後正是述莊子之說豈可援後以証前乎

禹州窰舊名均窰按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均窰稍具諸色光彩

太露器極大今河南新改禹州其器有兔絲紋火酸青者博物
要覽云蘇餅均州窰有秣砂紅蔥翠青俗名鸚哥綠茄皮紫者
紅如胭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爲上品
底有一二數目字號爲記豬肝色火裏紅青綠錯雜若垂涎色
皆三色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俗取鼻涕豬肝等名是可
笑耳此窰惟種菖蒲盆底佳甚他如坐燉爐合方瓶罐子俱是
黃沙泥坯故器質麤厚不佳近年新燒此窰皆宜興沙土爲骨
泐水微似製有佳者但不耐用耳方以智通雅云均州有五色
窰窰變則有之報國寺觀音像也洪洞劉吉士師陸云此窰變
像囊在都下曾一見之莊嚴妙好亦奇蹟也又云古鈞與均通

詩四錄 既鈞射禮左右鈞孟子鈞是人也皆同均義竊按均州
或疑爲 湖北之均今仕籍縉紳許州下有窰器一條蓋許舊爲
府禹屬之故也而襄陽下無之是在豫非荆明甚明萬歷三年
以避諱 故改名禹州其時鈞窰既不可改稱禹窰則避書作均
事屬可 記藝蘅書所載窰器載至正嘉閒而止考藝蘅爲萬歷
閒人觀 明詩綜
六十二 其爲避諱無疑劉氏之言信而有徵矣

昭侯謂 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能賞因
能而受 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
吾自今 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
昭侯曰 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請

申子避舍請罪

自此以下皆本舊志畧如刪潤或附考證焉

韓昭侯搔而虜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已蚤蝨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韓非子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雖舉贏也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蘇秦嘗說韓王曰韓地九百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身動考利劍皆從韓出鄙諺曰大丈夫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奈何事秦耶韓王從其言

禹州志 卷之二十五
嵩山記云陽翟有婦人媿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山出五歲卽
入山學道成爲其母立開母祠

更始元年王莽遣太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
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註云潁川今洛州
陽翟縣也

潘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鐻信非虛也

單公潔陽翟人恥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饒慚於正名但曰
啜少許雙弓

棗據字道彥潁川人棘子成之後也以避仇改爲棗仕晉爲山

陰令遷尚書左丞以文名 自孔六帖

趙季李欵陽翟大俠古詩云趙李相經過卽其人也觀
徐陵玉臺新咏序云潁川新市河澗觀津

潁川陳氏失其名號龍明子所著葆光錄無年月無前後見聞
奇異事卽旋書之因而成編

南北史荀濟舊潁川人與梁武帝微時有舊而帝素輕之濟乃
入北嘗言大丈夫須於楯鼻上磨墨作檄文

晉書杜預遺令言陽翟陘山有塚云是鄭大夫子產其隧道惟
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
必求水中自然石爲之示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
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不洛人周文帝爲典義將命使於蠕蠕後
歸齊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
遂以嫁之甚禮待遇齊南王卽位委任彌重當亂兵大破時子
獻被髮露頂排衆而出大呼衛士救駕被擒嘆曰大丈夫爲計
稍遲遂至於此矣

西魏大統三年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來降東魏遣大都督堯
雄等率衆二萬攻潁川西魏大都督宇文貴自洛陽率步騎二
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已渡馬橋去潁川三十里東魏行臺任
祥又率衆四萬餘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

兵機倚伏不可以常理論吾今屯兵陽翟便是入其敵內若貴

曹太安四年上國序堪輿表言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遷漢太
儒成公興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東膠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
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嵎嚴沙門釋曇影聞興即遣臣禮曇影所
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云云

東魏興和二年西魏廣豫二州得臺趙繼崇南青州刺史崔康
寇陽翟鎮將擊走之

蕭搆字智遠梁武帝安成王秀之子也梁敗歸魏周閔帝踐祚
封黃臺郡公增邑二千戶

魏書孝文帝為弟頽川王雍聘故中書博士盧神寶女為妃謂

其族高

雍後到高陽王兼治陽
等見舊志或官中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從梁破黃巢爲陽翟縣鎮遏使

李希烈反德宗遣神策將軍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及德信去陽翟如汝壁賊取陽翟

僖宗時黃巢掠襄邑雍邱韶滑縣節度使李勣壁原武巢寇葉陽翟窺東都

陶穀清異錄云予陽翟莊舍有田老者不爲欺心事出言梗直

譚名撞倒墻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列死牛頭角告妻子曰天

下來所喫用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生臨了殺倒可有天在

張南本善畫火管畫辟支佛於火光中結跏趺坐陽翟李鷹爲偈

自來王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外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

曹組字元龍六舉不第著鐵硯譜以自見

拙錄

朱子語錄孫甫字之翰仁宗朝值史館著唐書七十五卷未成而卒溫公題其後曰孫公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藁於笥盥手然後啓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又有人送一硯值錢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如此之貴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石水纔值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

趙概聞見錄張侍中嘗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人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

酬勞鑿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
楊王孫之計疏矣舊志所引如此按此事之變也不可爲典要
君子所不言已

李憲仲之子廌以凶喪未舉見蘇坡公盡舉所有贈之且贈以
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蘇軾嘗謂李廌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蓋張耒秦觀之流
也及至貢舉欲私之旣而不第乃作詩貽之曰與君相從非一
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還迷五色

蘇公之歿主大夫及門人祭文甚多惟李方叔文尤傳如道大
不容名高爲累皇天厚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

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

宋蘇長公手書醉翁亭記筆勢飛動最爲精絕後有趙子昂題跋原是內府供御物徽王之國時受賜携至禹州嘉靖末徽藩廢府中物俱沒入官此卷遺棄塵土中爲一邏卒所得鬻於廉使徐公以餽高少師後張江陵過新鄭求而得之江陵敗抄入禁中有少師從子務實爲武英殿中舍見尚方書畫品目收此卷於能品中王元美卮言以爲非長公親書雖極博辨予終不以爲然也按舊志之言如此不言所引何書其所謂予者何人此記似非坡筆其論亦不足憑今姑存其事耳

懶真子載陳恬一日忽改名欽命或疑之曰豈非欽若王之休

命有仕宦意乎已而果然

潁州陳恬叔易以才名稱鄉里自號澗上丈人里人之子從叔

易學文而好刷飾頭面舉止妖嬈自爲澗上丈母

過庭錄

史編完顏陳和尚傳金兵潰於三峯和尚在鈞州從亂軍中出

言欲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太昌原之

捷我也衛州倒回谷之捷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

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欲其降不從乃斫足脛

折之割口吻至耳鬢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有義之者以馬運

醢之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是役也楊沃衍樊澤張

惠蒲阿皆死之金健將銳卒俱盡

金三峯山之敗楊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於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援劍斫之曰我起身微細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卽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寇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元兵至酌酒以弔西州耆老

語之至爲泣下

九年正月丁酉兩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北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郟至京諸縣皆被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出入
禹山既行北兵即襲之且行且戰北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軍殊死鬪北騎退步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兩省奔收軍少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澗非此霧則北兵入馬滿中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事載蒲阿傳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北兵壅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被北兵發而殺之時朝廷不知其

死或云已在京兆賜以手詔募人訪之及攻汴乃揚言曰汝家
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
合達熟知敵情習於行陣且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卽
分給遇敵則身先之而不避衆亦樂爲之用其爲人亦可知矣
左丞張行信嘗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出完顏合達傳

金史蒲阿傳正大九年正月癸未大軍發鄧州騎師二萬步十
三萬輿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癸巳望鈞州且行且戰至黃
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一近侍入
軍言張家灣敵騎已透漏二三百騎矣兩省當常切防備蒲阿

遂揚精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曰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軍卽前

時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槓塞其路沃衍軍奪路得之
合遂又議以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整頓金軍已接竹林
去鈞州止十餘里矣金軍遂進北軍果却三峯之東北西南武

仙高英前鋒擁其西南楊沃衍樊澤擁其東北北兵俱却止有

雲霧滿道積雪盈尺水立山正整北兵二十萬約厚二十里

按忒木與張惠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
而下擁之北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時雪已三
旬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胫軍士被甲
背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與河
北兵會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造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

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
響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楊
樊屢三軍爭路北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柿林村南
沃衍澤英皆死惟臨淄王張惠持大槍奮戰而死蒲阿走京師
未至追及擒之械至官山召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
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史臣揭傒斯曰三峯之敗不
可收拾上下愕眙而金事已去十九矣

元史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時以其傳李孟參知政事孟
以武宗鑿與未至不可冒承大任固辭不許乃逃去武宗至大

二年正月詔徵前參知政事李孟命人搜訪得於鈞州之陘山

召見帝謂之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乃授中書平章事同知樞密院事後相仁宗兼掌國子學賜爵秦國公仁宗皇慶間學校大興人材日盛立科舉重翰林史院之選皆孟之力也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值數百鎰使人求見文徵明曰王無所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

元穆村西有土塚六十餘步而不甚高前二百步許有石翁仲相傳爲褚太傅元穆公祖墳

連標爲巡按御史時風厲聞於天下京師人指以爲書言若有虧負事當犯二連手令其治之後以巡撫行臺夜半忽傳令備

戰旣而寇果至官軍以有備得勝皆藉公問故公曰霜夜之中而羣雁驚鳴迅飛不翅故知其有寇也

嘉靖壬戌會試表題擬周王得騶虞於神垕山以獻王荆石墨中一聯云產從神垕之山蓋顯神明之默佑來自周王之獻頓覺周召之重光

馬端肅公約齋詩集近不復見馬氏所藏遺稿有七言律二七言絕句一其西征過隴詩云問俗當年過隴山西征今復出秦關雁聲叫日迷寒渚楓葉經霜帶醉顏世路羊腸千里曲功名蟪蛄幾人聞林間鸚鵡能言語笑我年來兩鬢斑其南征過桃

花源詩云桃花源接武陵溪咫尺仙家路易迷翠柏陵霄山鳥

下碧雲棲樹野猿啼爛船洲上江風細白馬山頭水月低拍點
秦人舊蹤跡蕭蕭方竹斷橋西其題襄城書院一絕云翠嶽孤
峯上挿空宛然削出玉芙蓉四時雲氣春偏盛釀作甘霖濟歲
豐

郡北具茨山下有潭水深不可測旁有孫氏數家某嘗戒其宗
人曰潭有龍不可褻也宗人不聽一日湔穢汚於潭上見小蛇
浮水面其訝之某曰安知非龍宗人不聽仍棒之蛇去須臾雲
起潭中疾雷走電雨下如注潭水溢數十丈至夜房屋漸沒宗
人急趨車房須臾水自房孔入電光燭之見鬼負甕灌房忽二
人共扶某登樹曰閉爾目某竊視之皆怪也見庭除若水牛狀

者數十負車輦水房與人俱空矣惟某一家無恙民至今傳其事呼爲龍潭孫家

郡北風后山頂下有潭水碧如靛淵深莫測歲旱禱雨輒應中有蒼龍每四月上旬雲氣突出其上鄰邑必大遭雨雹舊傳泗州井有鎖蛟在焉乃其母也龍往看則雨雹萬歷五年四月二日富城里民方姓者擔鬻砂器道經襄城縣水雹驟至砂器盡碎夜夢神示曰緣蒼龍過爾器盡碎村南有張姓者其家麥三頃竝無傷壞爾往報之可索錢三百至則視麥果然張驚喜厚爲飲食仍倍贈斧資使之歸

明末巡道李乘雲殉難於十二月初七日父老紳士亦多有死

於寇者至日郡人家爲煮粥設奠哭於南門之外四十年不改
至四十八年乃共謀立祠致祀

忠烈李公殉難事乾隆年學正孫 州守章琦上其事於大府
以達之朝始得

勳勳入禹名宦祠諸生余五辰至自高陽得乘雲家所傳小紙本乃
知以萬歷戊午舉人知浮山縣嘗以三矢殪賊渠三人分巡冀
寧時嘗引兵拔巡撫部將於重圍中及巡大梁道駐禹身當南
城發炮石斃賊鋒數十騎城破猶自格戰被執時中軍周堯年
及羅某跪勸乘雲降乘雲怒目奮足蹋其脇大罵闖賊被賊割
舌折齒剖腹而死署卽都事金世英亦同死賊去禹人以木床

昇尸署中抉地掩之得一空棺衆異之曰天賜也遂以殮焉時賊又圍開封偵探不密巡按任濟督師丁其賚以賊破禹州遂道慘死題報不具職名故未有恤典李如芳作詩弔之有大子猶然疑許遠明皇竟未識真卿之句後周堯年被緝提督路養性具題奏乘雲慘死事情子宜之亦上疏請卹予祭葬廕一子爲官忠烈贈光祿寺正卿與禹州余忠莊公爵同傳

國朝郡守高良弼居官清鯁仁慈一日夜中微行至東南隅矮巷中時已三更餘有婦姑尙相伴紡績姑謂婦曰天寒甚可視吾酒清否少取以禦寒其婦開缸喜曰酒甚清類吾州長官因熾酒以獻於姑姑曰吾州官長某清可先奠一盞以祝之使長爲

勤
吾州福也公適至其墻下微聞之明日召給綿花十斤以屬其

志原

史志之書各有承續馬班列傳斯其例矣後之作志者於前志之無可改則宜續於前志之有可商則宜修宋元以來作者如是禹志凡經再修其援據亦有所本而不注出處是其一失今既無從盡考原書約以所知者議之其所未詳以俟來哲至於舊志諸序皆臚列其文載諸篇簡志始修在明前而當時諸序今皆不存茲若失收則後此邑之人士益無以徵涯略是故不敢廢焉耳述志原

朱裴序第一

順治八年

序云禹鑄九鼎志方物也周禮則統於職方

氏漢班孟堅因之作地理志厥後邑自爲載郡自爲紀代各有著明憲宗詔儒臣修一統志包括靡遺號稱全書下而州郡縣爭爲續修以及釋官揮人亦各以轄軒所至耳目所該附柱下史恐後則志之爲物亦甚重矣禹豫州外方境太禹始封陽城隘其地而徙都之入春秋爲櫟邑奏置郡爲潁川漢爲陽翟唐宋迫金改鈞州元因之明避神宗諱更之爲禹因夏禹舊都故也以先未有志其書肇自禹門趙公三聘來守茲土毅然以修志爲己任禮延裨臬徐衍祚歷數寒暑削而成帙鐫之梨棗流傳於後云有光也不期闖逆寇河南二十年士馬物故廬井

頽燬不可勝紀而原板膏諸焚燼書成於萬歷九年燬於崇禎

十四年此數年間凋殘慘目安上門監不能悉備幸值我

國家乘運而起定鼎北平指臂萬國建旗旄於禹貢職方之外蓋
提封之極盛而紀載揚扃政在此時剏守茲土者則有馬公汗
朱因物力艱難草萊初闢姑留有待繼此則東海蔡公永華有
志修舉苦於鉛槧之無存黎獻之盡逝常爲餘憾一日者郡人
李公噓雲太原叅軍也之雲中偶得原本於故紙肆中遂不惜
割俸以購之猗歟休哉非天不忍湮沒斯土之一端乎其事可
比蔡中郎識枯桐於爨下無異伏記壁藏未幾而李公以開中
守休林蔡公敦聘者再仝南宮士趙公來鳴孝廉苗公時望楊
公士蘊暨膠士陰賓上等細心讐校不顧臘葛闕者補之繁者

芟之兵燹流荼之時俠夫烈女頗多一採輿論參酌盡當編次
成帙俾爲可久有綱有目晰爲四卷禪講僅竣蔡公又晉階閩
中去矣余山右豎儒承乏潁水履其境荆榛蔽地村落皆墟入
其城井春晨星垣墻如燬睹茲子遺淚流及踵但荒烟蔓草之
中不無遐碑古祠冷燼毀瓦之餘殊多破第殘坊因而自思曰
考亭朱氏歷仕閩浙所至以修志爲先務是不可取禹舊乘以
觀其山川人物之盛風土田賦之詳乎而李公噓雲搜笥中持
墨本以出曰是蔡侯有志而未逮之事也余簿書之餘翻閱舊
跡見黃寇諸君政事常記於屏以作觀省因與諸公計曰余當

每飯節一粒米以成此書半閱載積俸金及諸紳士亦多好義

者累黍而爲之梓人迺告成功夫過市者不奇麥稷而奇珍繡
入廟者不美牲醴而美禮樂豈徒以文哉亦願後之爲政者感
黃寇而暱爲循良使上不負

朝廷任使下不負斯民之意而已矣故有是序

喬翔鳳序第二

康熙二十九年

序云大中丞閩公撫豫之二載檄下諸

郡邑纂脩厥乘以光盛典而禹州適值大夫劉公膺茲任大夫
久懷斯志以案牘勤勞未遑修舉旣承命乃君不佞誓同譚范
子謀舉其事於是敦請州儒別駕劉君朋經陳君開局分曹取
舊志而重編之補其前缺續其後繼凡閱月而告成大夫命予
序之誼不敏以不文辭余自壬戌之冬署學來禹禹豫州外方

三河之境黃帝之故墟也當燕楚孔道爲咽喉重地西連嵩少
東接陳許山川綺麗人物秀美亦一都會也其星躔爲房心其
封疆爲韓鄭其境域勝蹟則爲具茨之高爲潁水之深爲拜道
之宮爲享神之臺爲騶虞之所遊爲鳳凰之所集自三古以還
以迄今茲英靈所鍾代不乏人巢許夙仰高蹤汝潁固多奇士
若張留侯之英風若辛佐治之直節若褚太傅之器量若馮端
蘇之勳庸其足以符地靈而繫世重者更僕難數况夫文章詞
賦世擅雕龍人誇繡虎若且覽孤憤之篇孝女曹娥之記懸諸
國門允堪千金不易傳於載籍雅稱絕妙好辭以及風俗物產
土田財賦顧瞻四境洵稱中原奧區者矣余每課士之暇散步

郊原登高遠眺與二三故老訪當年遺事輒爲憑吊者久之但
自明季兵燹以來漸亦凋殘若不急爲搜羅纂集成書恐久而
愈湮其不沒於荒烟蔓草者幾何矣何幸諸名宿徵遺編考典
故舉遊人履齒所不到者胥收之凡案間披卷讀之瞭若指掌
縷若列眉分門別類若星羅棋布之秩秩而可攷編年紀序若
璧合珠聯之粲粲而不紊猗歟休哉雖比之禹貢列州之紀載
周官職方之掌故何多讓焉茲將上之憲臺獻諸

朝守以備觀風者之採擇亦蔽黼休明之一助也謹爲序

別國儒序第三

康熙三十二年

序云兩寅之夏余承乏禹守故潁川舊

治也秦漢以來號稱名郡著之史策班班可考然而記載之詳

則莫備於郡志視事暇因取舊志閱之其於地形之險易風俗
之奢儉民情之淑慝政治之得失約略可觀第竊念昔之葺是
志者或略而不詳或詳而鮮當意者鼎革之初山賊盤踞兵燹
燼餘文獻寥落無所考稽耶矧距今數十年其間故實日益散
軼淪亡不可復得在今日議修纂誠難緩者儒嘗有志而未逮
也億大中丞閻公撫汴之年首檄郡縣咸各修其志以備採擇
夫欲採往蹟考佚事正訛舛補遺闕綜名實絕阿曲上以同光
史乘下以垂信後世非博學淵洽具史斷才者修纂焉易易
儒不敏其何以肩此然竊幸向已志之竟成也爰與諸儒互相
參訂或取之遺編或詢之故老凡耳目之所得或傳聞之無異

辭者臆而列之視舊志稍益焉不敢誇多懼失之靡也不敢過
約懼失之漏也不敢徇請誣懼失之穢也書既成爲卷凡口爲
類凡口雖志識徧隘不無四略亦庶以盡管窺之小智備采錄
之始末云爾是爲序

范蠡序第四

康熙三十一年

序云

梁之屬其州有四居南北之衝而

當兩河之要唯禹爲最蓋百之南之封域鄭韓之故國其由有嵩
岳之高其水有潁川之清其人文有張留侯馬端肅之卓越千
古禮聖龍蟠循良鳳集名以勝域無逾於禹也前代藩封之地
宗子繁衍朱邸崇樓連雲尤間日暮笙歌達旦不休奢靡之習
漸於閭里崇禎壬午歲屢遭寇殘城社灰燼鳳臺潁亭之間春

燕無巢青燐遍地人民流離於他鄉者不知其歸落何有於志
間有斷簡殘編銷燬於烽火又如汲冢朽竹岐陽石鼓烏從而
晰厥蒼素哀厥漏成不刊之典書歟我

朝定鼎以來志書雖經纂修然草創之始不無闕畧今又多年遺
漏倍甚及此不修恐世遠年湮老成凋謝後此雖欲從事其勢
必難州侯三韓劉公甫下卑卽留心州志凡披藩輿廢之由靡
不逢人而諮詢境內山川以蹟斷碑殘碣靡不躬歷而心識以
及民間忠孝節義之事有闕名教者靡不卽事成帙藏於簡中
非俾一日茲值憲檄飭修州志遂檢其所輯延請名公開局編
纂因其舊籍加以新裁舊入既詳體式具備三閱月而告成洵

藝林之鴻寶國乘之正規也於以垂諸典冊立爲章程當屬治
平之良冊寧僅著作之嘆矣哉蓋尚書典謨訓誥諸篇皆聖人
躬行實踐之言後人因其言而勉其行則帝德王功皆可著諸
當世周官三百六十有一職必有一事使勤其事以盡其職則
庶績咸熙百工無不舉矣故一州之務類集成書非徒資博洽
蓋將以經緯萬端成理庶物使賢斯編者勵精於已治則卽事
可以立功綱繆於未雨則保邦可以永寧勤周官之職篤聖道
之寶與漢黃霸寇恂諸循良輩接踵繼美爰覩古今人之不相
及歟今

阜上秉道致治教化日隆誠有以上追邇隆之運大振邇近之風則

上海之暨楊文教與夫州侯之承宣德化考文徵獻備成典章
以爲後人準繩行見嵩岳降神潁川獻瑞賢聖輩出民物康樂
丕著循良之花快瞻久道之成是禹也又豈特大業之最乎哉
邵大業序第五乾隆序云禹志成於康熙三十二年距今五十
餘載中間沿革異宜名實殊位禮樂之繁簡質文之隆殺與地
民數之盈絀風俗人物之盛衰缺畧散失錯綜淆亂循文考之
往往刺謬歲乙丑余守禹之二年會方伯檄下郡縣修葺舊志
皇哉令典意至厚也余承命敬延紳士徵典藉謀與人咨商討
諭訪尋搜凡條類一從其舊而三十二年以後例得入者悉

附爲文間取

國初舊本折衷求詳以正其說謬補其殘缺閏三月而稿成尙未
付梓適余奉調襄邑囑州倅程君以終其事夫家有乘國有史
郡縣有志豈徒載故實備見聞而已將以彰善顯微表著人鵠
使讀者油然而畢然知所向慕也今禹人數十年間非有功名譽
望震耀寰海而儒行文苑孝子義士貞婦烈女得數十百人可
不謂盛歟蓋我

國家重熙累洽仁漸義摩山陬海澨靡不翕然向風矧吾禹又次
公之遺澤也其磅礴鬱積蔚爲人倫良不足爲禹異而以表章
前烈風示後人非細故矣余不敏識無足與此是役也其庶幾
免於玩漏云爾是爲序

邢瑚序第六

乾隆十年

序云自有熊氏畫井分疆以來而區宇蓋

已奠矣其開山川之扼要人物之麀黠政教習俗之淑慝醇漓亦因之而綱屬旒綴焉考古者覽其輿圖方志而封域之內君公士夫道里村落土產財賦藝文故蹟靡不昭然在目會千載於几席攢四履於指掌而景行前疇之思亦緣是而勃然以生則志之有裨於治術也詎淺鮮哉禹爲中州輿區蒿少在望潁水環焉城列上棘高陽氏之遺墟猶存冷號鈞臺夏后啟之餘風未泯入春秋而爲鄭逮戰國而爲韓秦漢郡置潁川唐宋邑界許洛金元爲鈞明季爲禹宿屬蒗廟路走荆燕炎劉而下名

太守則有黃霸趙廣漢寇恂郭伋潘恩劉魁若而人鄉君子則

有張子房褚季野辛佐治崔正言劉文紀馬約齋若而人後先相望史不勝書而其遺址軼事胥於志焉載之按禹志自明神宗九年一修我

朝順治八年一修康熙三十二年一修於後五十餘年渺焉莫繼
蘭州守新津邵公來蒞茲土毅然以修輯郡志爲己任乙丑八
月禮請郡中諸名流開局分纂踵前人之所已述補昔日之所
未備編爲十四卷定爲十二本公於其間詳爲檢閱字裏行間
手跡徧滿惜其稿本甫就未及梓而已去矣公去時州判程公
瀚承公之命復加校閱上之彭城張公張公閱之謹繕其稿以
待鐫刻未二歲而復去余以丁卯春奉憲命來攝是邦初至時

州判程公卽以夔志之事相啟余以時方憂旱未遑也屆四月而甘霖沛降四野灌騰州尉李子成蛟肅然謁余而書自禹志之鑄是前州守所夙夜不忘之事也公其力竣以垂永久余念極盛之後難乎爲繼然前人闢其塗而後來者不能踵其武是亦余所大懼也况昔日順治八年之志藁擬於東海蔡公槩鑄於山右朱公余材遜朱公而所際適與相符亦安知非天假之緣而使得附驥尾以彰耶靡此事非衆力莫能爲因囑州判程公洎州尉李子質之學正李君杰司訓左君絜矩擇日延請局中鄉先生孝廉孫君廣生王君聿修明經張君宿源庠彥周生棟余生丙捷周生俱劉生世篆等取舊本參互考訂繕寫成帙

余與諸僚交悉心較讐割俸鳩工一時郡中嚮義之士亦各踴躍任事共勸厥舉而余遂得藉手告成以終前州守欲完未完之志今而後惟願士勵於學農力於野孝弟力田有行義民日益眾多余亦時疏諸明公政治 職閒朝之故覽以當尊尊之佩則雖未能追配前人而取彼芳躅作我指南亦庶幾窺豹一斑交觀鳳一羽用以少酬我

皇上付託斯民之意於萬一是則前州守之所嘉望而亦余與二三君子之所宜交勉也夫是爲序

李杰序第七

乾隆二十二年

序云新法

邵公守禹之明年奉憲檄纂修

州志稿既成未槧刻而公以長材移治睢陽越二年瀛海邢公

來攝州事始付調屬氏余與可訓在君始終襄理之節別駕程
君州尉李君暨諸君子與有勞焉幸斯役之迄有成功是以光
盛典也因弁數語以爲之叙大郡邑之有志義近於史而亦有
與史異蓋史之是是非非美惡具而善惡備志則於人之功德
材行節義之美者恐無以信之而傳後也因以記之苟其人之
惡則志於何有是志與史固不能無異也至其爲文事取善核
名取其稱可以使死者無憾生者相安善者喜於見傳則益有
所勉惡者無有所錄則因以滋愧激厲警勸之道與史實不相
遠况星野山川之所界風俗人情之所宜士田財賦禮樂質文

之所損益發凡起例亦皆由史體相倣則志之近於史尤大彰

明者者也顧星野山川錯於天地風俗人情成於教化土田財賦禮樂質文關乎一朝之政績皆有典籍可考掌胡可循惟人之功德材行節義日新月盛不按時而蒐羅之其不湮沒於人往風微者幾何矣且人之功德材行節義亦有不可概論者蓋善之在人有大有小有顯有晦有闕闕有單寒有名浮於實有實浮於名使非秉至公之心殫至明之識參互考核具良史才者恐未能辨之而不惑議之而不徇也則信今垂後欲以激勸乎人也豈易易哉今州侯以公以宏通博雅之才稽文詞獻徵集諸儒口示手裁成此鉅製而攝州侯邢公踵其事遵其畫一之規刊而布之謝情而絕託慎重之心與彼鄙公若合符

節其足以信命垂綬無疑也。去世之學者循覽古史至於所尚感猶往往流連慨慕動頑廉懦立之心。况生於斯長於斯以禹人習禹事觀功德材行節義之美而有不動於中者豈情也哉。吾知是志之成孝子忠臣以有所取則而益眾貞婦烈女以有所觀法而益多善誰不爲而惡不懼閱數十年有嗣是而修厥志者嘉言懿行書不勝書又豈僅侈天文地理之盛教化政績之施而已乎。余家世與禹接不尚願之秀吾邑與禹共分之願禹之子弟最且挾一冊與吾一人共勗也。

戴廷梅序第八

乾隆十年

序云余

戊辰春孟奉命承乏茲土視

事甫旬自有司鐸李君杰司訓李君絜矩偕李尉成蛟紳士孫

子廣生張子宿源來謁云州志初成請爲校正裝潢以垂永久
余敬受其帙退而披圖按籍知東西朔南幅圓若此其廣大也
山峙川流形勝若此其扼要也當塗王封自古近明若此其緯
厓也名儒碩彥摘藻揚芬孝子貞婦取光亮節若此其後先接
踵指不勝屈也下至草木禽魚異種種種若此其產無弗備品
無弗珍也猗歟盛哉此邦誠一大都會而是毒之威尤不愧爲
洋洋大觀也哉故予受篆方新舉帝王墟址憑吊求周襟帶
山河逸歷未遍他如遺文逸典芳端幽流微雖已留心採訪亦畧
得其梗概而已知是志申事無巨細細人無顯晦世無遠近俱經
前任邵張那諸公延集名宿搜羅鑿考核精詳歷數年而告

竣其間正詭更謬削濫補遺斷無魯魚亥豕括名而棘實者尙
有待乎增刪而改易余愧不文亦奚大敢漫爲贊一詞哉惟是志
之取義揚清端爲激濁彰善卽以粹惡甚期乎此邦人士相與
披圖而知觀感覽籍而識勸懲勉勉乎摩義漸仁循循乎敦倫
飭祀家修名節戶整廉隅庶幾俗返醇良風臻熙皞上不負

聖天子百年教育淪肌浹髓之殊恩下不失爲鄉黨好修留名竹帛
之髦俊釋司牧者擬游而登上理朝錄一善焉以續前賢善表
一善焉以踵往哲藉是風移俗易察效來茲得列名於修志諸
賢公之後以永光不朽非卽余今日之厚幸也夫罔不揣謏陋
而爲之序

舊志目錄首圖考卷一輿地志曰沿革

沿革表
星野附

疆域山川

井泉
渠道

附風俗土產卷二建置志二曰城池公署學校

書院附鄉
飲酒禮附

祀典坊

表衙卷里郭

元十三都附
裁三十五里

橋梁軍政郵政廟宇寺觀卷三財

賦志曰戶口賦役漕規郵政鹽政卷四藩封志

歷代封爵參差
隨時代叙次

官名宦傳附卷五秩官志曰知州同知州判吏目學正訓導駐防名

宦傳卷六選舉志曰進士舉人歲貢例貢例監薦舉武科武弁

封贈恩廕卷七人物志上曰宦蹟下曰儒行義烈義行孝子文

苑隱逸飲賓

養老附

游寓方伎仙釋卷八人物志曰后妃公主列

女卷九藝文志上曰著作詔頌

評語附

贊論記中曰記序碑銘傳

下曰告文書表奏疏誌銘行狀墓表跋考卷十曰賦詩卷十一

日古蹟志八景卷十二曰涉草志卷十三曰災祥志卷十四曰

備遺志終焉